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顏氏

家訓集

解

上

新編諸子集成

顏氏家訓集解

上

王利器
撰

中華書局

叙 錄

自從隋文帝楊堅統一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以來，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顏氏家訓是一部影響比較普遍而深遠的作品。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一寫道：「古今家訓，以此爲祖。」袁衷等所記庭幃雜錄下寫道：「六朝顏之推家法最正，相傳最遠。」這一則由於儒家的大肆宣傳，再則由於佛教徒的廣爲徵引^(一)，三則由於顏氏後裔的多次翻刻；於是泛濫書林，充斥人寰，「由近及遠，爭相矜式」^(二)，豈僅如王鉞所說的「北齊黃門顏之推家訓二十篇，篇篇藥石，言言龜鑑，凡爲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冊，奉爲明訓，不獨顏氏」^(三)而已！

唯是此書，以其題署爲「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於是前人於其成書年代，頗有疑義。尋顏氏於序致篇云：「聖賢之書，教人誠孝。」勉學篇云：「不忘誠諫。」省事篇云：「賈誠以求位。」養生篇云：「行誠孝而見賊。」歸心篇云：「誠孝在心。」又云：「誠臣殉主而棄親。」這些「誠」字，都應當作「忠」，是顏氏爲避隋諱^(四)而改；風操篇云：「今日天下大同。」終制篇云：「今雖混一，家道罄窮。」明指隋家統一中國

而言；書證篇「羸股肱」條引國子博士蕭該說，國子博士是該人隋後官稱〔五〕；又書證篇記「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這些，都是入隋以後事。而勉學篇言：「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書證篇引廣雅云：「馬薤，荔也。」又引廣雅云：「晷柱挂景。」其稱廣雅，不像曹憲音釋一樣，為避隋煬帝楊廣諱而改名博雅。然則此書蓋成於隋文帝平陳以後，隋煬帝即位之前，其當六世紀之末期乎。

此書既成於入隋以後，為何又題署其官職為「北齊黃門侍郎」呢？尋顏之推歷官南北朝，宦海浮沉，當以黃門侍郎最為清顯。陳書蔡凝傳寫道：「高祖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婿錢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唯陛下裁之。』高祖默然而止。」這可見當時對於黃散之職的重視。之推在梁為散騎侍郎，入齊為黃門侍郎，故之推於其作品中，一則曰「忝黃散於官謗」〔六〕，再則曰「吾近為黃門郎」〔七〕，其所以如此津津樂道者，大概也是自炫其「人門兼美」吧。然則此蓋其自署如此，可無疑義。不特此也，隋書音樂志中記載「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云云。而直齋書錄解題十六又著錄：「稽聖賦三卷，北齊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撰。」則史學家、目錄學家也都追認其自署，而沒有像陸法言切韻序前所列八人姓名，稱其入隋以後

之官稱爲「顏內史」〔八〕了。

在南北朝分裂割據的年代裏，長江既限南北，鴻溝又判東西，戰爭頻繁，兵連禍結，民生塗炭，水深火熱。於斯時也，一般封建士大夫是怎樣生活下去的呢？王儉褚淵碑文寫道：「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鑑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九〕這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的寫照。當改朝換代之際，隨例變遷，朝秦暮楚，「禪代之際，先起異圖」〔一〇〕，「自取身榮，不存國計」〔一一〕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焉。他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揚名」〔一二〕，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從憂患中得着一條安身立命的經驗：「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一三〕他一方面頌揚「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一四〕；一方面又強調「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一五〕。一方面宣稱「生不可惜」〔一六〕，「見危授命」〔一七〕；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難得」〔一八〕，「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一九〕。因之，他雖「播越他鄉」，還是「覩冒人間，不敢墜失」〔二〇〕。「一手之中，向背如此」〔二一〕，終於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三爲亡國之人」〔二二〕。然而，他還在向他的子

弟強聒：「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三三〕}甚至還大頌特頌梁鄱陽王世子謝夫人之罵賊而死^{〔三四〕}，北齊宦者田敬宣之「以學成忠」^{〔三五〕}，而痛心「侯景之難，……賢智操行，若此之難」^{〔三六〕}；大罵特罵「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三七〕}。當其興酣落筆之時，面對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三八〕}、「往來賓主如郵傳」^{〔三九〕}者，吾不知其將自居何等？如此訓家，難道像他那樣，擺出一副問心無愧的樣子，說兩句「未獲殉陵墓，獨生良足恥」^{〔四〇〕}，「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胡顏」^{〔三一〕}，就可以「為汝曹後車」^{〔三二〕}嗎？然而，後來的封建士大夫却有像陸奎勳之流，硬是胡說什麼「家訓流傳者，莫善於北齊之顏氏，……是皆修德於己，居家則為孝子，許國則為忠臣」^{〔三三〕}。這難道不是和顏之推一樣，無可奈何地故作自欺欺人之語嗎？

顏之推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唐人崔塗曾有一首讀庾信集詩寫道：「四朝十帝盡風流，建業、長安兩醉游；唯有一篇楊柳曲，江南江北為君愁。」^{〔三四〕}我們讀了這首詩，就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顏之推，因為，他二人生同世，行同倫，他們對於「朝市遷革」^{〔三五〕}所持的態度，本來就是伯仲之間的。他們一個寫了一篇哀江南賦，一個寫了一篇觀我生賦，對於身經亡國喪家的變故，痛哭流涕，慷慨陳辭，實則都是為他們之「競已棲而擇木」^{〔三六〕}作辯護，這正是這種悲劇的具體反映。姚範跋顏氏家訓寫

道：「昔顏介生遭衰叔，身狎流離，宛轉狄俘，阡危鬼錄，三代之悲，劇於荼蓼，晚著觀我生賦云：『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爲吠畝之民，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辭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玩其辭意，亦可悲矣。」^{〔三七〕}他「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三八〕}，於是他掌握了一套庸俗的處世祕訣，說起來好像頭頭是道，面面俱圓，而內心實則無比空虛，極端矛盾。他在序致篇寫道：「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這是他由衷的自白。紀昀在他手批的黃叔琳節鈔本中一再指出：「此自聖賢道理。然出自黃門口，則另有別腸——除却利害二字，更無家訓矣。此所謂貌似而神離。」^{〔三九〕}「極好家訓，只末句一個費字，便差了路頭。」楊子曰：「言，心聲也。」蓋此公見解，只到此段地位，亦莫知其然而然耳。」^{〔四〇〕}「老世故語，隔紙捫之，亦知爲顏黃門語。」^{〔四一〕}紀氏這些假道學的庸言，却深深擊中了這位真雜學^{〔四二〕}的要害。當日者，顏氏飄泊西南，間關陝、洛，可謂「仕宦不止車生耳」^{〔四三〕}了。他爲時勢所迫，往往如他自己所說那樣，「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四四〕}。梁武帝蕭衍好佛，小名命曰阿練^{〔四五〕}，後又舍身同泰；顏氏亦嚮風慕義，直至歸心。梁元帝蕭繹崇玄，「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四六〕}；顏氏雖自稱「亦所

不好」，然亦「頗預末筵，親承音旨」〔四七〕。當日者，梁武之餓死臺城，梁元之身為俘虜，玄、釋二教作為致敗之一端，都為顏氏所聞所見，他却無動於中，執迷不悟，這難道不是像他所諷刺的「眼不能見其睫」〔四八〕嗎？他徘徊於玄、釋之間，出入於「內外兩教」〔四九〕之際，又想成為「專儒」〔五〇〕，又要「求諸內典」〔五一〕。當日者，梁武帝手勅江革寫道：「世間果報，不可不信。」〔五二〕王褒著幼訓寫道：「釋氏之義，見苦斷身，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五三〕因果報應之說，風靡一時，於是顏之推也推波助瀾地倡言：「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地乎？」〔五四〕又勸誘他的子弟：「汝曹若顧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五五〕他這一席話，難道僅僅是在向他的子弟「勸誘歸心」〔五六〕而已嗎？不是的，他的最終目的是在「偕化黔首，悉入道場」〔五七〕。何孟春就曾經指出：「是雖一家之云，而豈姁姁私焉為其子孫計哉？」〔五八〕南宋時，黃震在曉諭新城縣免讎殺榜寫道：「人生難得，中土難生。」〔五九〕這八個字，不是這個理學家平白無故地拮據前人牙慧，而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言人，為要熄滅如火如荼的階級鬥爭，而使用的釜底抽薪的亘古心傳。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是苦難世界的靈

光圈。」〔六〇〕恩格斯也尖銳地指出：「在歷史上各個時期中，絕大多數的人民都不過是以各種不同形式充當了一小撮特權者發財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過去的時代，實行這種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謬論來加以粉飾的：牧師、哲學家、律師和國家的活動家總是向人民說，爲了個人幸福他們必定要忍饑挨餓，因爲這是上帝的意旨。」〔六一〕顏之推正是這樣的哲學家。

顏氏此書，雖然乍玄乍釋，時而說「神仙之事，未可全誣」〔六二〕，時而說「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六三〕，而其「留此二十篇」〔六四〕之目的，還是在於「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六五〕。這是封建時期一般士大夫所以訓家的唯一主題。

但是，今天我們整理此書，誠能「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六六〕，則此書仍不失爲祖國文化遺產中一部較爲有用的歷史資料。

此書涉及範圍，比較廣泛。那時，河北、江南，風俗各別，豪門庶族，好尚不同。顏氏對於佛教之流行，玄風之復扇〔六七〕，鮮卑語之傳播〔六八〕，俗文字之盛興〔六九〕，都作了較爲翔實的紀錄。至如梁元帝之「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燭」〔七〇〕，使寶貴的文化遺產，蒙受歷史上最大的一厄〔七一〕；以及「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誼動

女謁」〔七二〕；以及當時的「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七三〕；以及俗儒之迂腐，至於「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七四〕。這些，都是很好的歷史文獻，提供給我們知人論世的可靠依據，外此其餘，顏氏對於研討祖國豐富的文化遺產，亦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第一，此書對於研究南北諸史，可供參攷。顏氏作品，除觀我生賦自注外，像風操篇所言「梁武帝問一中土人……何故不知有族」，這個人就是夏侯亶〔七五〕；勉學篇所言「江南有一權貴」，以羊肉爲蹲鴟，這個人就是王翼〔七六〕；文章篇言「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這個人就是姜質〔七七〕；省事篇所言「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這兩個人就是祖珽、徐之才〔七八〕；這些，都可以補證南北諸史。教子篇所說的高儼〔七九〕，兄弟篇所說的劉瓛〔八〇〕，治家篇所說的房文烈〔八一〕和江祿〔八二〕，風操篇所說的裴之禮〔八三〕，勉學篇所說的田鵬鸞〔八四〕和李恕〔八五〕，文章篇所說的劉逖〔八六〕，名實篇所說的韓晉明〔八七〕，歸心篇所說的王克〔八八〕，風操篇所說的武烈太子蕭方等〔八九〕；這些，都可與南北諸史參證。而風操篇所說的臧逢世〔九〇〕，慕賢篇所說的丁覘，涉務篇所說的梁世士大夫不能乘馬云云〔九一〕；這些，更足補梁書之闕如。慕賢篇所說的張延雋〔九二〕，勉學篇所說的姜仲岳；這些，更足補北齊書之俄空。又如雜藝篇所說

常射與博射之分，則提供給我們弄通南史柳惲傳所言博射之事。

第二，此書對於研究漢書，可供參攷。舊唐書顏師古傳寫道：「父思魯，以學藝稱。……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為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大顏、小顏之精通漢書，或多或少地都受了家訓的影響。如書證篇言「猶豫」之「猶」為獸名，漢書高后紀師古注即以猶為獸名；同篇引太公六韜以說賈誼傳之「日中必昃」，師古注亦引六韜為說；同篇又引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于庖」，而訓導為擇，師古注亦從鄭氏說，訓導為擇。這些地方，師古都暗用之推之說，尤足攷見其遵循祖訓，墨守家法，步趨惟謹，淵源有自也。

第三，此書對於研究經典釋文，可供參攷。經典釋文是研究儒、道兩家代表作品的重要參攷書。纂寫經典釋文的陸德明，是顏之推商量舊學的老朋友，他們的意見，往往在二書中可攷見其異同。如書證篇言「杝杜，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此大誤也」；詩唐風杝杜釋文則云：「本或作夷狄之狄，非也。」書證篇言「左傳『齊侯疥，遂疢』……世間傳本多以疥為疥，……此臆說也」；釋文則引梁元帝之改疥為疥，此尤足攷見他們君臣間治學的相互影響之處。書證篇引王制「羸股肱」鄭注之「搯衣」，謂：「蕭該音宣是，徐爰音患非。」釋文則云：「搯舊音患，今宜讀宣，依字作搯，字林

云：「擗臂也，先全反。」是。「音辭篇言：「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釋文叙錄條例則云：「質有精麤，謂之好惡；心有愛憎，謂之好惡。」至如書證篇言：「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近世儒生，因改爲「取」，而有祖會、祖會之音之失，更可訂正釋文所下祖會、祖會、亦外等犯的錯誤。

第四，此書對於研究文心雕龍，可供參攷。如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

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文心雕龍宗經篇則云：「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統其端；記傳盟檄（從唐寫本），則春秋爲根。」與顏氏說可互參，這是古代主張文章原本五經的代表作。同篇又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

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詒；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記，大較如此。」文心雕龍程器篇則云：「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贖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鋪啜而無恥；潘岳詭譎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復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顏氏論證，與之大同。同篇又云：「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文心雕龍附會篇則云：「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色；然後品藻玄黃，摘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他們所持的文學理論，都以思想性爲第一，藝術性爲第二。不過，之推所謂事義偏重在事，彥和所謂事義偏重在義，故一爲皮膚，一爲骨髓，非有所抵牾也。蕭統文選序寫道：「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很好地說明了二者的具體內容及其相互關係。

第五，音辭一篇，尤為治音韻學者所當措意。周祖謨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序寫道：「黃門此製，專為辨析聲韻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義，實為研求古音者所當深究。」〔九三〕

外此其餘，在重道輕器的封建歷史時期，他對於祖暅之的算術〔九四〕，陶弘景〔九五〕、皇甫謐、殷仲堪〔九六〕的醫學，都給予應有的重視，也是難能而可貴的。

這部集解，是以盧文弨抱經堂校訂本為底本，而校以宋本、董正功續家訓〔九七〕、羅春本〔九八〕、傅太平本〔九九〕、顏嗣慎本〔一〇〇〕、程榮漢魏叢書本〔一〇一〕、胡文煥格致叢書本〔一〇二〕、何允中漢魏叢書本〔一〇三〕、朱軾朱文端公藏書十二種本〔一〇四〕、黃叔琳顏氏家訓節鈔本〔一〇五〕、文津閣四庫全書本〔一〇六〕、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一〇七〕、屏山聶氏汗青移刊本〔一〇八〕。我所見到的還有嘉慶丁丑廿二年南省顏氏通譜本，以其所據為顏本，無所異同，且間有新出訛謬之處，故未取以讎校。其它援引各書，亦頗夥頤，不復一一覩縷了。

此書在唐代，即有別本流傳，如歸心篇「儒家君子」條以下，廣弘明集卷二十八引作「誠殺、家訓」，而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九且著錄之推誠殺一卷，則唐代且以此單

行了。同篇之「高柴、折像」，廣弘明集「折像」作「曾皙」，原注云：「一作『折像』。」凡此都是唐代有別本之證。而廣弘明集卷三引歸心篇「欲頓棄之乎（今本『乎』作『哉』）」句下，尚有「故兩疎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彌光矣」兩句，則本書尚有佚文；這當是顏書之舊，固非郭爲崧所引風操篇「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之下，尚有「戴逵稱安道則家弟」一句（二〇九）之比（此乃郭氏妄爲竄入，因爲乾隆時人所見家訓，不會多於今本）。宋淳熙台州公庫本，今所見者，係元廉台田氏補修重印本，故間有不避宋諱之處。此本頗有影鈔傳世者，知不足齋叢書即據述古堂鈔本重刻（無校刊名銜），光緒間，汗青篋又據以重刻。盧文弨校定本所據宋本，蓋亦鈔本，故與宋本時有出入，翁方綱譏其未見宋本（二一〇），是也。我所據的，尚有海昌沈氏靜石樓藏影宋鈔本及秦曼君校宋本。此外，又得見董正功續家訓宋刻殘本卷六至卷八共三卷，此書除全引顏氏原文可供校勘外，頗時有疏證顏書之處，今亦加以甄錄（二一一）。惜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之七卷本半宋刻半影鈔者，祁承燦淡生堂藏書目叢書類所載顏氏傳書八種中之顏氏家訓，今亦不可得而見矣。外此其餘，如敦煌卷子本勤讀書鈔（伯·二六〇七）、劉清之戒子通錄（二二二）、胡寅崇正辨（二二三）、呂祖謙少儀外傳、曾慥類說（二二四）等，亦頗引顏書，多爲前人所未見或未及徵引，今皆得而讎校之，於以是正文字，實已不

無小補，不知能免於顏氏所譏之「妄下雌黃」〔二五〕否也？

爲了更全面地了解顏之推其人，除了把他的這部著作從事集解之外，我還把顏之推傳和他流傳下來的作品，統統收輯在一起，加以校注，以供研究者參攷。本書脫稿後，承楊伯峻同志撥冗審閱，謹此致謝。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重稿

一九八九年三月第三次增訂

〔一〕道宣廣弘明集、道世法苑珠林、法琳辨正論、祥邁辨僞錄、法雲翻譯名義集等都徵引顏氏家訓。

〔二〕〔三〕陸奎勳陸堂文集三訓家恆語序。案：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二先大夫行述：「公幼從王先生鏞學問，戒以躬行爲持身本，每授以言行編諸書，公守而行之。至是書陶靖節詩、顏氏家訓爲一編以寄意。」舉此一端，亦足以見其書影響之大矣。

〔三〕王鉞讀書叢殘。

〔四〕隋文帝楊堅父名忠，見隋書高祖紀上。

〔五〕隋書儒林何妥傳：「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

〔六〕〔二八〕〔三一〕〔三六〕〔七〇〕觀我生賦。

〔七〕止足篇。

〔八〕據澤存堂本廣韻，古逸叢書本則作「顏外史」。

〔九〕文選卷五八。

〔一〇〕李百藥北齊書杜弼傳史臣曰。

〔一一〕姚思廉陳書後主紀史臣曰。

〔一二〕〔三三〕〔六四〕序致篇。

〔一三〕〔一七〕〔二一〕〔二五〕〔二七〕〔三五〕〔四六〕〔四七〕〔五〇〕〔六五〕〔六七〕〔七三〕〔七四〕〔一一五〕勉學篇。

〔一四〕〔一五〕〔四一〕〔四四〕文章篇。

〔一六〕〔一九〕〔二三〕〔二四〕〔二六〕〔六二〕〔九五〕養生篇。

〔一八〕〔四九〕〔五四〕〔五五〕〔五六〕〔五七〕〔六三〕歸心篇。

〔二〇〕〔五一〕終制篇。

〔二二〕觀我生賦自注。

〔二九〕全唐詩詹敦仁勸王氏人貢寵予以官作辭命篇。